

魏書四

三國志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自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

三國志 卷之四
穰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
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
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
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
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
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

衣曰燒之布得火燁暉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
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
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艸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
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
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
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

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之官近

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父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

三國志 魏書四 臣
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已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本

三國志 魏書 五
禮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
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
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
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
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
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
心動忠誠之至遠同于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
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
達也

已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

儼爲司空夏四一作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

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

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禘祭太祖廟始祀

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

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

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邱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

滅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

三國志 魏書四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
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
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卽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
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
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殘病並非可售之
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難解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
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
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
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
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
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
數千粗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
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畱之爽曰今不修守沔
南畱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
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御眾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

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卻避

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尙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

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
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
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
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
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
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
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

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父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
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
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
臣子之願也晏父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
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
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
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

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册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

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

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

三國志 魏書 四
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
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于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毋邱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于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邱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併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立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

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畱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邱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三國志 魏書四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 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邱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

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眾陰圖闕闕道經漢壽請會眾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

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緡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

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于蜀旣不能抗節不辱于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于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邱儉上言昔諸葛恪

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
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
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
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
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
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
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
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
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
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

占募通使越陷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
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
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
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
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
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
夏侯立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
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
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爲宜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卽出允爲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

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譎迎六宮家人畱止內房毀人倫之敍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于

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尙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閔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會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虞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尙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尙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台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

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
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
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尙等爲亂
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
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
以爲讌笑於凌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
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
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
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
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

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日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
急今陛下日將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
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
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與我事使人
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
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
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
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
太后至孝今遭重變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恩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畱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

行昏淫敗人倫之敝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寢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

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女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

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

三國志 卷四
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
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
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尙書
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 魏世譜曰晉
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
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
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
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立武館羣臣奏請舍前
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

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
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
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
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
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

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父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旣破天子先

還 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
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
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
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爲官長溥
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
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
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
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

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
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
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
之斬吳左將軍雷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
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
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
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
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
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
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

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
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
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
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
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
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
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
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
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畱在本土者不
安者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

臨陳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吾常痛
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
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
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
侍中荀顗尙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
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
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旣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
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

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
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顓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
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
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
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
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
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
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
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
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

亡之後

一本作餘

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
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
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
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
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
講業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
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

三國志 魏書四
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
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
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
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
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
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
浞讒慝不德于民澆獍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
蓋有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
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
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

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
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
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
降于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
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
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
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
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
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

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交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

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

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尙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

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

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之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

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于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于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

三國志 魏書 四
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
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
同將主有優劣那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
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
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
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于前喆聊記錄以示後
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
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
黃氣煙煜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

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
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
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
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
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
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
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文人沈爲文籍先
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
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

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尙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尙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爲誕所誑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
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
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
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宜
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
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嘉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
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從豐厚

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
從豐厚
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
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
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以
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
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

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尙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

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邱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邱頭爲武邱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三國志 魏書 四
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于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

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信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

三國志 魏書
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滄固
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
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
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
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
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
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
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
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

祿敍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
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
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
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
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
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
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
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敍前後明
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
聞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

三國志
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
王猶疑而鳩之卒 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
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
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
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
字女傍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臣
松之以爲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
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邱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宜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
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
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畱王峻薨冬十月丙
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
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
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
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

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
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
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
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
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
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
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伯入遇帝

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伯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
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
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畜養汝等正謂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于背文
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
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
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
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
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
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

不從曰吾子行矣 于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克曰
事急矣若之何克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
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魏氏春秋曰戊子
夜帝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
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
奏卻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
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
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
莫敢逼克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

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 魏末傳曰賈克呼帳
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
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
邪執邪克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
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
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
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

三國志 魏書四
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
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
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酖毒重相
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尙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

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
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使將左右出雲龍門
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間爲前鋒
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
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
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尙書王經凶
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
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
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
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

三國志
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于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漣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一本百姓擁聚作旒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

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

入兵陳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陳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

恃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尙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尙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喆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三國志 魏書四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
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子也甘露三

一本

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

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于

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

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

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

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

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案求以尙書右僕射王觀爲

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

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

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

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

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

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

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三國志 魏書四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

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于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是歲詔祀故軍祭

酒郭嘉于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眾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眾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趨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

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眾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爲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

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

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

三國志
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
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
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
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
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
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
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宣
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
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

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
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
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
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
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
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
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
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
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
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

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
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
邊荒乃心款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
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
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請吏
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
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
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
明王靖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

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
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
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
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
寇僭逆厯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
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
閭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
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
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
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

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

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

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

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

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畱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
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
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
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
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
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畱王恭已南面輔宰統
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

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書四

三國志四

魏書四

魏書四

陳畱王

三

魏書五

三國志五

后妃傳第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媿虞道克隆任嬀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

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婕妤仔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右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于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

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尙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

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

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

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
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
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
太后父母尙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
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
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
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
之臺閣永爲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后
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

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
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
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
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
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
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
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

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邱
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
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
敬

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畱意於宮室
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
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
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
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于亡故

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
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
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
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
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畱王皇后時琳已
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
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

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
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
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
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
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
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
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
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
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
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
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
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一本爲罪又左右皆
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
善卽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
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
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畱
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
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畱養姑
及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畱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
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
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
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
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 世
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有婦人被髮垢

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孽
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旣過劉謂后不憂死矣
遂見納有寵 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
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
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
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旣鄉黨名族德色妾等
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狃急不婉順前後忿
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
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

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畱意帝不聽遂出之十
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畱孟津帝居
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
夜泣涕左右環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
故疾每動輒厯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
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
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
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
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
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

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
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畱鄴二十二年九月大
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
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
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
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畱鄴黃初
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
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
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
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
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典內教今踐
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
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
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会
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
皇后璽綬 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
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
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

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
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
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
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
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
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
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
離一本作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旣備

三國志 魏書五
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
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
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
后妃之功莫得而尙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
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
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
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
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
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
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

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
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
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
絃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
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
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
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
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

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
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
韓一本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
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
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
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
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
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高嘗周禮所
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高先妣者也詩人頌之

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
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
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
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
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
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閔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
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
文昭廟宜世世高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
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旣無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

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于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

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
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
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
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
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
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
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
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
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
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
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
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
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卽
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
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
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

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郭一本作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

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邱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

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

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妹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畱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畱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畱譙宮時表畱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

三國志
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
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
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
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
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旣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
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
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
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
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

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
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
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
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
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
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册祖載遂親遣奠
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
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
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旣多受祉
高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台聖

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榮榮摧傷魂雖
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
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
君追封諡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
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
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
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
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

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
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
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
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
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
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
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
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

於關雎致溘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
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
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
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締兮綌兮淒其以風其
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
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
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
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
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

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
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
會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
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
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
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
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
郃一作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
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
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啟于太后而後施行母邱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
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
薨子嘏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哀漢乘非其據
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
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